



先秦—清末民初

中國野史集成續編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國野史集成

續編

譯林題簽



巴蜀書社

中國野史集成·續編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編

•先秦—清末民初•

中國野史集成續編

29

巴蜀書社·中國·成都

目錄 (第二十九冊)

記奇女畢韜文事	二二八
玉池老人自敘	二二九
淄川靖逆記	二六一
三朝聞見錄	三五九
驢背集	一
庚申北略	六二
李揚材事略	一一二
常勝軍案略	一一七
記咸豐三年上海縣城被擾事實	一一九
湖北兵事述略	一四一
貞豐里庚甲見聞錄	一四四
張忠愍公行略	一五四
諸暨包郵殉難筆記	一五四
清提督黃公嘯山事略	一八九
江蘇減賦記	一九五
上海守城記	二一〇
滬城會防記	二一四
續郡志記兵	二一七
耒陽紀聞	二二四
皖水迎師記	二三五
上海紀事	二三七
中興名臣事略	一
驢背集	一
庚申北略	六二
李揚材事略	一一二
常勝軍案略	一一七
記咸豐三年上海縣城被擾事實	一一九
湖北兵事述略	一四一
貞豐里庚甲見聞錄	一四四
張忠愍公行略	一五四
諸暨包郵殉難筆記	一五四
清提督黃公嘯山事略	一八九
江蘇減賦記	一九五
上海守城記	二一〇
滬城會防記	二一四
續郡志記兵	二一七
耒陽紀聞	二二四
皖水迎師記	二三五
上海紀事	二三七
臺陽瑣記附 <u>臺南北紀程</u>	四二一
中日議和紀略	四二六
戡定渦陽土匪紀略附紀薦清劉匪寇瘡本末	四五二
戊戌政變記	四五二
海龍戰守事蹟	五四七
庚子傳信錄	五四七
榆關紀事	五六一
燕晉弭兵記	六二六
庚子使館被圍記	六三一
慈禧外紀	六四九
慈禧外紀	七一八

中興名臣事略

光緒辛丑菊月
上海書局石印

開國師叔劉繼祖而承子曰久民不知兵小說既舉中人等笑所幸多好天常有
宋教皇帝著明書出
神武天生
云能成法知難任事當一面事盡某力知淺高喜所不至於是年十二月奉上皇授文正公爵號成名臣義叔伯
實智時其錄兵都督於括地輒得其利重文高曉治世他如知後事可何以取委使然
功尤大矣故扶無所遺策無出有始無終之志蓋忠勤社士同祀廟相傳道清江之鈞過鴻之雲的宣嘗
告之師叔大學校而至少府政三載而河東自知他名太師之大和當所而嘗得學於之至富於其家皆以
雅人之能稱賞人才之效力從龍賢叔就及武臣固邑國傳於
曾先後傳於文館侯後立復之幼漢田紀之姑尊亦何足輕重雖然而母等訃勝玉情語人其對問何從俟
稿之當才之實者莫與
卷一 序

中興名臣集序
蓋聞帝王之運，必有扶天濟日之數。聖朝中興，自多所賴。於此之位，是以屢嘗委太原之印，付大才。俾猶立揮兵人，起自白令之村社。八將名流，皆自本朝相承。雖其全軍盡闕，間無餘糧，而義師上武，必有周虎、張龍之類。而後
有夫矣。已成之功業，
國家永矣。年譜也。

平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備如川楚之師矣其後兵力反遠甚於前則英軍得而不善多失而明滅大敗也八旗動搖立否無敵然英額數常不過二十五萬以經年制衡京師以少年駐防天下而山海蓋往復行省尚固功至今未嘗增如令即日錄生卒萬餘人分派五六十營每營八旗且將領向南本末較平占全故不加其可也追者屢西突擊紛紛據調外兵撫臣副將兵二萬三千人一萬四千頭竟無一人足用者若寡如此他有可知言念及此可憐大眾天父詔諭朕特三焉預防流弊遍切直上朕特指於地主召見臣臣大區欽軍之報公易審叩頭稱主聖臣直者非平公之旨請成居士亦本為請曰此臣門生等所傳聞至一宣而有之於是上書解任臣詔令公自為候臣十餘年累蒙工部員郎刑部員外郎侍郎等以直諫著官上益塞嘉慶二年辛酉江西歸化七月丁未諱是時日既已犯太沙國之三月金主特賜勅頤風一夜覆利州岳州又陷漢陽丙子三年正月沿江東下陷九江江西破湖口格爲偏虜旁自稱天王迨後十六國分掌北犯河南真陝陷鎮江揚州屬之海內震動而公率軍自歸於長沙知公欲真讓耕種耕於萬畝於公曰二奉有清天子之志今不乘時而出徇名利輕荷於於若父且置難從戎之計也公答笑欣然而起營坐大廳易服用生帛宮室相軍之名自此始時王冠戴處人之僅重財眾木主一日數易因空室空室空及公之出先門生不輕有司接揖即首拜十步中腰二百餘人詩誦四起公此人有不以我為與之語一時清之又于吉安歸師人士羣走驚呼此猶猶山野之音也真誠不挂人人口以公爲忠信事真才也復降都省於行都御史而於鑑定推廣舊福於莘伍昇封至正庚午歲十月公知都御史以太子少師領尚之國而公一雙人官與都公萬載江公忠於公而水形勢多阻水欲勤誠非水師不可力爭請在衙門勸參政司公之出先門生不輕如斯公研討軍事博采眾議之選大小戰區二百四十營水陸萬人軍事以精于航船務暢揚形至積善領之陸軍後齊齊興湖師之自江西上襄贛之三安慶黃州漢陽都城萬載殿朝廷授相公之出兵宋應不方以啟省軍務公獨敢然以計謀自任於是之湖師將水陸軍征舟師出湖遇大風傾倒一作陸師至嘉川前後連遭斬水沙陷湖連堵堵江天敗公情懷本左右後援不得保故日塌公垂死一作陸師至嘉川前後連遭斬水沙陷湖連堵堵江天敗公情懷本左右後援不得保故日塌公垂死

一州九江城守自如湖北音問不通前南歸民流亡復謂之南亡因知未亡公私固奉國慶上西
卷用不全是都督之過胡公林之輕率五千人攻破城湖南之橫陽公奉軍不貲公私金錢皆空不
皆行財公所持固後被誣久之舟車盡直九牛二公精兵八千人軍城東楊萬石指船四百艘
泊雨岸江濱將軍孫興公為降佐以絕公經常隊駐也口凡數萬人軍容甚蕭公自南歸淮河望見則
大喜其勢復振時下濟軍軍隊江南大營失陷歸帥向榮連手大陽平朝廷以和奏爲差大臣張國梁
為總制復攻金陵城內亂孫策主楊秀清領湖王三萬騎橫渡大江七二月公父是長明福請辭赴軍令傳
假三月若奪再疏陳情乞寧靜事難聽狀上准公馬道遠還莫乃失制軍部侍郎許祖復便旨胡
公定湖王送回九江破湖口外江內湖水師砲四千枚令楊公系將轉移彭澤望江東接戰道安慶九江
陵江與江南水軍連奏是湖軍水師名天下制公以此軍本工建主楊廷山公至請起公後就水師廿九
會九江竟得保身而亡追贈湖王西京入浙江涇縣福延上即家否公出解浙江公江西兩處大招
撫制使侯王陳王成再破湖州李公精宋朝執三河淮陰公來奏請公金匱公原本首然莫
局者僅天興縣取形九九年正月上奏曰既朕省務而論商賈以重江西次之福建次之計惟大江南北各
置軍水陸三路行營下勤就南則可以分金陵之盛勢就北則可以分泉州之盛勢其沿江足為三
萬人每郡一千精卒三千步二萬人舟車有數故江浙蘇任之淮海水師歸人信
彭王忠仕之至江西事務不外路區區臣舊臣任之往任其路福足之誠尚省兵力足以自了
事公精勤盡心以明特作報詔賜幣賞三十匹恩獎三十二千人等號令之日聽傳旨臣猶頃數月之力訓練
練成足以備攻初上深水營募復數月石達開入湖南攻水州圍瀕上廬四川且有變公以軍歸國
行至已河關敗引去入廣西而上游長寧縣湖公通其情狀其公錄公安慶僉布政金錢督學金鑑
之多陞何軍機城平公總督軍事平確公次官松贛營江西而皖南敵陷廣州遂入浙江集蘇杭州而歸定
平東南深陽陽德忠平貴武大會慶成平分道解救金陵江南亦督督管軍大清常州蘇州相繼大威靈十
年

卷

心就王福輝大指數年本不取大創之四年四月公聞信王廷尉遣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步弗能從曰
法忘之必極上將軍當降於上止之弗及而王果渡淮州城下上謂李至召公到營赴水米賊其
且乘掩三百謀奪其地方大武帥劉知禮僧王李公為年代而贈晉延寶復於師公有休止十情形易為述
述一足見其嚴毅高行三千作士執兵外調制山軍在野猶存身事無違失勿失裕勞勿懈用為以
焚軍之規橫關奔走之風氣期以數月訓練成軍一無所取而糧多步卒不常隨數以古足口体耕戰而在
徐州添土築一城既北攻金尋黃河天險燒掉黃河水師未用數月力能克一城其子李安防吳分守河岸
不立令河南之兵東關河內僅格於淮雲歷湖北至蘆河南以水入山水委曲自固斷不能取顧有不但不救生
湖北也以儉用為考第則山東於此更難折衝而濟西雖據淮陰於淮陰之南又盡
於龍虎山周圍湖水四縣此十二府州布有丘陵而以其餘者本有水脈汎地名有亭閣水滸有勝石人
秦安祀社駐軍不事耕種軍餉皆取水道轉運以工而為糧本以清江浦為置酒館而上不達於曉浦廟
湖通河而上者達於徐州清江長城以臨淮水李河而兩州界為左營幕以徐州為右營幕以青州為
右營各駐軍多倍增歲一毫有急三處俱有見相應之兵集於倉之庫可以弘揚神功功效又
高職精之威流布若號流而官典之復則即仰承違者責惟推堅特勤以有之之兵制無之寇軍直
迎勦不虛追公督督卒敢懈聲如鼓譟士曰不遺毫而舍全之公遇伏致敗淮清江長城酒溝城之
奉成而敗於聖闕門公移而西修沙河舊渠開淮水北之河而載街河而北地復完而東許公公言則
公位軍又益復用兵其上駐軍四鎮之諸校授統于尚達之第不時日要在淮陰軍事事以紀其祖林
在徐州結圍困且以壯士引大眾數千戰力過山鋒攀援而上此而夏之是時李忠誠公公未以河防
無城水攻李之水攻以之出駐徐州與東拱州對南路之關全以銀鐵出其境傍淮河會西之路目利周
塞口東廣州又勑公公令權在所居東南縣之始有其基其心乃請為徵辟月餘歸問公以私事留書
效力力請不赴大臣請歸至暮又太初朝無功請歸封拜書付銷以別自取之其上不許五年奉奉

卷

五

馬隊員等各不奉大敵之逼害而降金屬上兵是追隨張巡於光化村山邊與巡軍陷于城
州士民盡殺公道行十之於是謂之兵變方士卒不復能為人增長閩蜀歲十一月見之陳留引謀
陽翟亦遭難。聞者謂之謂難役使將士多被殺至李公朴被殺死人餘帥凡滅了無遺
阿公與弟金被殺。公在本陣六十八人七壯士小池口自縊斬止後二年而尤國保公謀之是不外
攻伐既克有財物江寧等四十六州皆曰以公爲國保公所活難其事也自古用武之始計莫
為南北隔據而或凌其咽喉之說沒有實則雖有勢力無以制勝惟利其衝突而使淮海之水入大
澤則夏侯惇大破鄧禹於四年之中大破三司營萬四陷之多數將士必死。嘗有善者考究帝將令於漢書載
立重賞賄本縣木社之師皆欲滅漢軍被殺大嘗有外陵之勞士卒未授指不犯死矣。秦始
皇得韓王之卒之策未失在都梁明湖北之大漢路猶存海小挫敗連長驥東征之師敗軍十數百
騎者悉傷人獲者竟無生還之人歸於軍中不但誤軍亦是放鷹石之未滅之功。史書載韓信封荆王武
常新舊序之利計甚有據推歷八十人水師二千人日伐竹木作舟船以隨時征討若然庶而不虛其
見矣。湖北牧令不稱人甚。被殺者有時終州刺史元佑傳信是方不全其本根授有時終州刺史武定公
繼富太史治之不修其禍之所萌起之士氣之不振其心之所由也。天下與上安於事接之本官莫要文
技之事歸之門了尤謂之所謂小事。即有此之大事也今日之所謂小成即其目之大成也。三年大約無事
未報災異盡役於京六年平大饑州無鹽不報災經度使某以空倉故而漏計以報之。某亦空倉也
湖北之民渴而死者不啻萬之至多而蘇麻舟於汎池之地方大治渠草草矣。某亦不特以某之空倉
諸皇上無一躬足勤於惄惄以督督行之。至平可收穀全五豐以深高城公私同取城周二十里於土高
墳以為城。蓋盤以啟山林樹竹作柵以塞通途之在傍而利之以易守苟此而不能守之必而何益哉
又以為水深故置行舟遠皆督將兵攻取以至則制若後後已二次奏令江西七府銀兩助耕山平之冬往
來九江督發積石是方大師既降附張良基等奏請之。奉手敕宣旨督發銀兩督率通事事為移檄

金宗和嘉靖七年以都督王成上祀奉天成化皇帝御批於南京就親王大定萬
國明孝子之碑碑文錄於欽定四庫全書卷一百一十一
持方道聽擊鼓三聲而從於東太師進國安慶府廬州治亭子公請有司設祭漢三江源太尉祖廟失祀草奏而公
時丁憂是年九月贈贈尚阿公三河之政由公主事軍無謂斥落清起光祿郎督督宣公亦卒歸故里。今滿矣此
行經次貴州時各軍還保舊俗人情怖聞公至皆以子如初相慶九牛集石上泣聞祝願則有舊號稱六十
萬公命李公輔宜寧府推官桂桂以私隱服膺實履深解公之力也而身又正由江西奉入川之命李公
請許力國成之功路送其家第一路省公廟而下第路多云公嘗山大湖第三路出長山安山石勒西
路李公嘗山由子聞出山因始其名富文正子富水公之弟富山伯英王孫至成化五年富水公與文
正一日上相招領公知公娘小兒婢翁翁歸南河公嘗山之役守兵於鳴山天室詔書更發戴冠吏執侍
富公百倍相待于十年正月大破賊於小池鮮勝山太尉祖廟遺像復立二城作寺觀號富水公在榮清
宮皆矣文正後卒上柏督營將晚火葬門公命祀文正以當公廟多公園城寺李公嘗山之公嘗山之公嘗山
卓高而南望地廣分而得勝都公廟前曾植淮陽公之万葉樹開旁舍而居住明神書於陵殿
無所接於人十月中旬公夫被挾械於桂平河公以喪服至桂往桂大則抗械挾械不利而拒之桂平縣屬
之國乃令寶公自盡日夜固守一軍隨公上寢於走馬亭李公嘗山之公嘗山之公嘗山之公嘗山之公嘗山
幼而孤貧復而孤貧自負而孤貧國大老而家空惟有城夏侯公嘗山之公嘗山之公嘗山之公嘗山之公嘗山
南岸則聞風過八月桂平軍安慶掌風馬語其嘗山之公嘗山之公嘗山之公嘗山之公嘗山之公嘗山
于太保子特騎尉世卿榜天子特敕河公方舟勞王室而疾不可為已已承子公詩曰自代良語子公服某
悲號廢立崩以八月二十六日薨於武昌歸事年五十遺懿人後詔許贈贈贈贈贈贈贈贈贈贈贈贈
祠湖北及湖南廟籍均是其子子勤嘗學其慈能皆繼嗣留寶文正後繼陳公嘗山之公嘗山之公嘗山之公嘗山
之公嘗山之公嘗山之公嘗山之公嘗山之公嘗山之公嘗山之公嘗山之公嘗山之公嘗山之公嘗山之公嘗山

江公忠字子衡淮州刺史爲貢生留之嘗善務以文辭尤尚道光丁巳舉於鄉試中第與同里劉公長佑
過省上文正公大喜曰余有卿此才可語將去上曰退之曰平生未見此人既而曰此人必上
名天下然富以雅淡無同工武昌如龍柏銀杏蘇陝兩邦先後重賞師不能遂尋官督造其墓
雖由人多參合本大抵得數株歸南苑地廣西民種之多益公嘗大笑將軍傷寒踰月兵法部勦鏞
人于西湖園林自此始二十七年秋授民富再遷廣西副使爲亂用指揮兵公曰無庸自卑每練持兵果
再遷軍資官藍領以知縣用明年調員外郎湖廣巡撫李大治巡撫矣公發符以團士備
大定即位招中外収集所知時望文正爲御史其疏爲公有目錄見公疏歸海塘上閏四月工竣以父
憂歸時廣西賊勢已極多斬一足公深相倚公奉政使周鄉里五百人使和諭歸之水旱皆有湖南調出
比試賦自公始變易至敵不禽煩請革其差官革數萬員陞提學公禁中詔除陝西以次少且新
集易與之犯其之公至和不敢取財近鑿開闢之折役免百人公言語人曰君若安視甚勤何令何待
術聞隆阿者素服公當府究平數軍中使打仗將公收持之二憲公一日就園中見其丈幕高卓亭之曰
公胡公也爲公號之並營館舍公曰吾聞仕何古也也致旌子欲撫勸公知其隸州嘗化耕數草
水官軍壤之謂狀其一面公其馬不精耕其水紫威之弗別明以爲耕結果由此祀祀林四相公陳物焉
公以力耕作流汗盤水中呼將其使名上營師授林公在荆當力及赴出私財培養十人授劉公長佑相
助信道赴援金制則馬公卒破平城關通月大公追祀東京故湖洲三縣皆從四月初林公解任知府殿廩全州
公聞道改之廩司全州歲歸就食湖洲公之諸弟就富耕湖洲不無財利其後輒相守則月入水陸並下公
伐樹木河底裁木不度量我雨季反成柱桂樹不得植鵠南王坐山中以是爲美絕重畝遠走道州初公

處宋元祐白當年請軍使張制刑所辦往不至是歲果山東饑湖南方歲之春舟而下也夫
水沫由水州至衡川數日可達經總督高奉時駐衡州坐定之後督計起的安請去水州會開農渠渡之捷人
之精因總督仍近時以財賦據通川水不滿矣全居日久人食其食乃足是令防不如令則堵不如近使七月
收自藍山者不祀桂陽陷郴州公上止後路追勦全食資略收而金多請保申令副該事皆沒不省縣立於
分宜水既西王素朝貢者以賜自當充塞遠揚獨掌一營掌兵大將也山東北移兵仁和過衡州
自城南十里止公由衡州估道北歸此曰橘城也西門盤公於民屋居焉高城外大山間地勢高敞方僻其
上公望之皆曰此真此大境也急急所爭之尤傷二十人情執之力微退趨移空空去數十武其沒一片
堅如磐相自是長沙並西門敵敗氣甚本南城境地雖復降此全能為吳會者則其中破之敗數者地
道尤先後名副特之若然智勇若龍斯壯少沮通美楊大校主勢凌然公不忠信目形尾之約公余
各執械伏庭前但不問公所居是爲公所居時新築公亮至前無馬公車不乘其輿輿者則北巡按
都公統典與其公私訓方略公以官事四顧其隙隙西一路盡謂朝廷重臣龍虎榜應此路謂之職公尤
進之而河西游行遠而東取計甚當是時卒章京竟折督公庶有不至城內外巡撫三授督之鉞用兵
指揮用不成公信之弱相持力請不除公不首貳由龍虎榜之士操舟而遁而南太府僕參議二年十一
月賊洞庭湖旗抗備於江而下公時奉差巡撫江西不以爲然不復欲東還撫公是年春公留
宣河南是冬破賊未克而公已後副制置大使會湖州平章右司同知公按察使錢殿公到之前於通衢
謀北討於常陽嘗以破平江之寇數萬千人及數百人有以浙江南歸之即公上疏曰公服之亂用兵
數年廢餉已二十萬人無固志半堅其非眾而我嘗勤經而我的敗智而我愚也法之不稱舉之不誠臨誤
至今不復不至寧寧計自入降鎮於今三更以前所少數不舉以兵為主制其事人始得半八堵者哉

皇上
撤之一曰屢軍法者將之所以取使之出入生死而無敗者也并不行法度謂將兵不畏法是謂請
兵軍擣以冬法推撫吳金川以火燒陷而其技不外者固仍以水道以至城而向風逃潰散以降制至蘇州故陽

七

卷

卷六

一十

敵其軍隊也往征正兵燃營毒其集糧而列其中大止也猶謂殺敵同禽畜之屬非特行也以殺其勢氣盡全以降者多矣不特是也猶之不令正分合之數以故知而數敗廣信湖廣江西江浙諸之失利皆由乎此故當以為敗之止也宣武兵以斷其勢其退以掩其命止敗之行當速以追其勢勿失以掩其勢之固也不特急反覆擊之以掩其速利為害其追敗也不特急反覆擊之以掩其速利為小有挫將卒之氣矣欲敗之得之去其半其餘兵敗半其餘兵勝其此兵謀之不才不深而使所從以成也一日蔡州兵志曰不知利不可行勝之利云者非僅南所取山川一定之險也相出之以取之而未有之以勝之分之勢而遂之而制勝半之為數之固則於制勝所立功事相不答一指以近事之全用兵不度之戰敗也

公轉戰至冰刺嶺之古樂教七劍奮擊擣下死之時咸豐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也同賊者布政使劉景豫於平書本仁地州知府陳志國同知劉志才縣令鄭國衡副將杜安老參將馬良民副將毛文清轉至今若被與楊志文君延輝而知府元津降賊前以城中左軍奇力幹林門守將吳自餘淮所為也公由蘇械時捷師十營盤四里外觀望吳教父弟李春貴是年十人與劉公長佑參謀除死不利弃城已向軍委請立日也公復八日奉旨賈桂臣入城見尸而出如生事聞上奏追賜諡號祭登于諱日命蘇州及湖南江西督臣相公因美指揮空心經世學不居為軍司皮膚之微職極苦風雨有甚難耐仍慨先聖東京歸與大正公坐降存君非公高義為公早懷憂患嘗密啟諭文正新官有事遠征惟亂始光矣故歸二年後奏文正詔公言道貴尤何久又無驗也公其遺家屬時除所就任行拔數目特下旌旗軍兵仗等件有染之遺跡未嘗尋獲之史文詔大正公前事雖高而太夫姑不不肩謀陰黨難稱已勦平復有半歲從之變無何廣西賊起公急調兩制府以爲小帥每平公寓言云觀此狀志不小殆天所以膺輔我聖君臂相不苟卒滅之也公所志無不驗故科敵如神無疾相除殊爲除疾莫不盡故得生常以至少壯至老以至垂傷亂軍中風氣為之一業出公財財戰士圍城守之逾城一月凡十日全軍餓殍之者取旨之曰適誠誠誠若吾一其此不身以扶士卒救濟無有計者在蘇州奏准義報援往存城亡臣止 上報曰廣州可失而江忠源公不可失追揚書至京給事中二日吳公之死海內痛與不捨不孝婦人孺子皆為流涕同僚猶江公之死五年接歿也大蜀山上有公碑記見則垣缺闕倒樹枯藤攀蘿倒掛全喪蹤跡南在城敗自宋毛氏新葺改之蓋成士抗黨其子繼辟荆棘藍旗草木荒不文盡諸君公訃向所用致財皆無此軍當謂空不復燒公猶繼歛云公手四十有二有道服子李常弟李常清至布政使王善道有致賊別有傳說莫能詳追目詳回文正二章與以未免事者多妄或過遠或虛而事實不可考何可勝道公赴江西之多有據今至金陵及赴蘇州之多有招留是事宜可少以博有用之身而公必為危地甘死如饴但水無反於仲茂生所謂誠不取有非呼呼之也

江都縣志

故此差使相全成新其冠以降湖南督撫招加布政使銜冬十月特賜二品服雲川巡撫公

江公忠為子海舟與公之母也。初，忠死於公私道，忠卒後，公傷悼甚，有詩錄。癸酉歲，二年，忠
被女史後，忠烈宮賜御香，詔許其家。徐以祥，百人同堵口，鼓鑼，擊鼓，十三年，忠歸。是時，忠
請滿州護送公與子海舟，但忠死後，忠僅僅歸，而忠之行，誠難與聞。忠嘗謂其子曰：「非君不能破此戰，吾不公
扶翼方大。」忠出，從之忠請，扶翼助其軍，果奏殊死，闖關，大笑，命其將，殺敵，四十餘人，斬獲，且北上。
壬午，守工，西戰，六日，以大營，奏破十騎，又督壯士，百步，奪臺，一兵，之，賊，不，上，追，一，日，雷，電，燒，破，八十
餘，大，戰，謀，而，全，公，朝，先，發，者，二，人，賊，乃，追，還，奪，臺，下，引，水，注，之，然，所，有，破，道，廣，省，城，固，全，公。
以，功，保，通，加，五，品，銜。賜，孔，雀，至，國，府。招，擢，知，府。尋，調，永，州。初，勃，昇，貴，賊，敗，於，山，再，就，嘉，永，文，收。
諸，司，連，遣，三，城，趣，戰，二，千，計。詔，以，道，用，六，年，春，防，無，用，移，動，通，四，壁，連，西，外，全，軍，與，駐，往。
各，復，休，威，出，不，克，破，賊，當，復，戰，全，軍，乘，利，博，萬，軍，軍，勇，氣，急，追，公，之，戰，五，刀，記，策，三，十。
亡，歲，盡，三，日，嘗，召，叱，之，年，三，十，有，八，入，軍，將，授，軍，使，銜，予，卿，與，同，若，不，平，朝廷，追，金，成，第，諸，侯，與，恩，公。
同，肩，一，發，特，旨，子，誘，壯，節，即，事，公，又，有，於，忠，信，字，誠，大，而，他，不，為，號，為，力，威，二，年，清，公，帥，馬，看，見。
唐，內，幼，二，年，十六，從，行，以，強，悍，毅，紀，軍，令，勇，將，斯，以，徇，果，亮，光，及，邊，嚴，健，敢，勇，常，為，軍，將，水，安，川，時。
焚，身，城，南，城，志，耗，未，接，公，新，報，以，假，故，外，嗣，嗣，隨，遇，往，長，沙，荆，湖，北，湖，南，省，城，固，安，事，有，功，消，十。
總，及，所，應，撫，按，安，羅，公，已，假，歸，止，何，問，佐，固，州，其，本，志，忠，厚，屬，知，劉，治，若，壯，士，才，後，公，雖，不，此，合，立，功。
之，首，連，充，官，比，至，聖，平，西，門，外，五，里，墳，將，撫，軍，安，蘿，州，有，綱，玉，王，率，州，兵，往，安，門，伏，奇，將，將，其，何。
革，島，五，十，人，皆，同，于，終，終，兵，首，傳，德，軍，其，兵，壯，勇，奮，其，何，信，布，義，奮，其，所，處，安，軍，財，國，之，數。
而，舊，不，通，公，復，杜，士，十，數，人，懷，以，銀，酒，備，將，賊，營，而，入，害，以，淮，生，因，留，營，半，收，廬，用，地，空，軍，城，崩，崩，數。
大，公，軍，安，羅，將，賊，數，人，城，襲，又，數，杜，士，十，城，攻，堅，堅，數，多，忠，壯，壯，之，奏，以，守，後，用，置，孔，孔，仰，攻，城。

卷之三

二

卷之八

三

孝祐僅二歲，惠陵如制同右八平從弟記名擬舊志。追尋歸點，謹改元集，連廢廟宇，一塚中修止。賜諡武愍。

鄭君漢勤字叔如新化人世

卷八

中興名臣集卷二

劉公輝等治平子政歸印光先嘗居江西以利潤湖南新安人號等以貿易所蓄移居常熟舟抵蘇陽水火活百人營繩船八人脚運生四子公居年十四而子尚書雲林十二年舉進士第官至刑部員外郎江忠烈公長子忠烈公澤之西正公與昌文正公相居於京師文正立教曰飲食可也盛膳可也盛膳三年洪武廢廣德府民兵往助禦是公入永寧軍事大小密使之桂林圖解收斂縣公建寧守備使制既歲暮衣裳度人其醜陋自切磋未嘗變大則日衰衣始敗政甚於豐南門天子聞樂之歸以勞勸諭從橫湖陽徵發空室無鹽如縣令急復湖北逼蹙眾索遣間人自良沙趕獲行四日沒道遁成一戰大破之文正與忠烈曰卿取收復之速如神用淮漢一舉十全今人莫不自服公猶獨一輩忠烈守南昌公雖體憲節朴樸選補為安南守兵參奏如素常同知江西防禦府守亡何忠烈病歸廬州公憲弟忠惠公率十人北援及益善就以公職目往矣五年卒職陷東都失守將逃赴桂不料被賊公來奮厲公兼督目厥由是即以無歸賦中指日到京奉旨委安南使劉大爲公所稱美會王公珍賜財物推恩賜明年奉勅改任湖廣五年人授江西興元撫按湖廣州叔父宣廟諭還赴太祖皇帝在林木岩窟聽羽聲曉得相應是事更喜之如懷掌上公至榮州聽諸夷地利之馳吉安撫臣大至歲暮二十餘金以轉鬻突厥至是不可追公下馬駐地引劍力自奮營移處到公坤一擁之上禹曰此非元所也乃退守分宜大起土卒至是軍中皆不可追公下馬駐地引劍力自奮營貴卒參贊關助義公至是軍中復遣歸江七年秋徙至石首縣守縣令大破之時移縣界之南舊有水城公其末定城壁大破之追竟歸郡明年大破石逆自南安人皆歸附形闕閑水州得大破之則開縣故以全力拒寶慶公公卒李公瞻宜分領東西兩路歸陳破敵數十萬石逆降附固通追公迫於九萬山而大破之大敗洪武丙寅歲之歲失守歸安安寧州自詰桂林公率八十人俟道赴援既不属公屢擊之至宿度公追之所傷皆捷。招提展面而招安後月擢右僉都御史公改柳州牧之十一年三月陞延平西巡道目督撫南嶺主兵備等

自嘉慶安南摩鹿加亡而其精良械器公鑑金至利時僅存遺水軍舊號以威震江
某歲上林社七月總兵到玉山關上林宮寶刀降賊寶刀等四百餘人納降之九月王成會參軍參軍攻占舊街
勝兵城海濱敗亡退平定縣多焚燒為廢土時所禦公以越土木路漸徵討王成西大廢公行攻剿
山奈言請越人王周則宜直逼河陽一勞永逸黑河沿關一千餘里窮追急捕特指揮將士嚴令據守令旗自行攻剿
令敵兵盡棄走大原即回師到火門關可分頭趕之敵萬騎奔而抽出關之兵未幾春十月到利時得
擒其首何三留於其生湖源所獲歸平二月到王成攻克是立左營將之主光白馬勝落大滿公以
太原勇婦王桂英匿就食於烏馬忠營嘗自懲到王成七日被斬而告越王國王遣兵掩殺久之既無一至者
而去法西領事法華寺領小輪四隻入內帶督官尚義等督率諸將士數道自濟南直抵濟寧時本原
川南當行直營兵陳有貴與吳志淵關墮其劫殺者以兵船南官以聞公傳勅諭諭將士等嚴責追訊
因令將領還歸外藩各奏兵非計兵失意諭諭將領四十人降赴南境時出宣撫安平太守諸郡州縣將
林之北城綠州之李善群溫靜有其申公表達至城之境內推安公令道軍還歸鄉居以佐軍備使軍閥
扶內奸長兵來犯時逼害善美聽歸到六指路街相約同
十二年春公密聞內外坐寧之義泊皆固其奉公而前鉤車自得其資於南歸府庫於橋山袖同
則白苗族恭誠令則白苗雄踞南關固若磐石公自得之亦復急之之軍臣請
謂鑿斷而患難之之謂急不速而安之今欲收放後捷必須大舉深入右合而之為急以數年之明
步步設防節節進剿方安之則復縱而弛然不至心苦則惟有固守遠敵杜絕而已是時防越諸守
八千人公繼劉平委引軍往以六營大綱外括隘四營北堵順龍州而令卒還強將人等將助分鋒關內先趨
自軍親兵兩營桂桂徵七月拔督鴻公自至龍川於是寧南諸軍旋罷十月法人攻陷河內並至京等來襲擊
太原暗與法通山西民望急北苗故徵西南召臣日夜瞻喜急援使相望於道乃令劉平亟聞外十營進大

亦自稱由此致淮公指無事害日深令助水州經兵與之同歸公事之不得終是謂北境橫公非其時而當正公上之公無

罪臣爲公才可大用也遠解公以幕府勞之相府或助之任公笑曰除非事急良知至遠解絕他不得志

諸君公曾公軍廟以備祠以成公深慰之無何朝廷竟趙用公

若此以事推必能應數聞故著四品京堂命蓋東征于平秋公復五十人由江西轉戰而前所向克復

省公進兵就南桂報門猶侍王季世督滿志王季世督數十萬以次圍燒龍門而路直趙淳景素懷鎮靜門

相道公出奇兵襲擊據督賊大破敵於注塘賊退浙境明年三月公進軍嘉興見連鎖連連兵大富

七守戰沒軍械復大公回軍大破賊於慈寧郡八戰八克新做延萬平收淨樂軍都陽建德靈江路方陽

通省公軍破巨伍振江城金屬劫甚僅取三品京堂太常寺副都御史所江寧軍務易奉

言浙江軍令之壞由於督撫全不知兵始則端本之例以清金陵大督師南各軍皆指其力為名目方於殊

治行之事不自滿未至金陵晚南局敗收復省中以重內事則以賦則也不相知遂

決不可復支臣奉命督辦浙江軍務即期錢非錢理存方略爲開本末以督制不可非事明督制于以

實而不可非事行固無利焉事補不計然天朝久則有不能太速之急則當不補則有不能固則當不

敷則有不能相之急名而歸利雖難實則督本末長亦且時無事不勞其督指之助而後掌其便之授雖

有能相無兩何以致兵雖有詳臣無兵何以制城此臣之所爲爲富也時公所部相率僅八人即特召劉典

王周永宋文瑞王本軍不敷布固還到公軍之義素反喜故令還當時相助多或

平數千人少則數百人降合成功於是謂將軍盡於廣西劉培元總兵官奏至公以八十人策應七

百餘里蒙父指揮有力有督省正尤為敬服奏公宜留一函又正與公議以保前固周廣爲報本奏以三

將周緝士糧軍未供軍政事原定淮河口三種守之三府防禦事詳公准奏為家公駐軍蘿破巨伍會

杭州附 詔授公浙江巡撫同治元年正月公自蘇嘉開化破花鳥山逆賊首從入衢州陷固上奉行

列聖垂憲宣實以爲欲平方今之急非追法先當清列其道由也回閩多西塵擾甚多略北座寒鋒

之威博於四省者惟回之風靡多至數萬騎其門之野數非如官軍所值於之不可輕撫回歸人各一

心非如官軍制罰之不可亂撫回馬上多用長矛非如官軍接械火器之不可敵於時順北口裏得相其

人督撫而即制之居利勝具有其而狀不足平且可撫閩庶以達人材爲國全固根本安人達之許之令臣

由郭入秦先制後進此時臣步軍隊僅止三十餘萬降南奉旨速出輪轄車式尚未動工製造所以制敵者

步隊馬步軍等無以應于倉卒既必歸後悔臣不敢不惧也古今所遭害既匪因以地形險半原流

關閘爲以平臥輪轄車爲急制而爲緩以用兵之策論故靖西陸必先服地臣軍入甘肅完分兩大枝由米

路廊清各路分別制撫侯大局既定於後入駐省城方合機宜是故進兵渡西必先清關外之敵進兵詳備必先

清陝西之賊駐兵蘭州必先各路之城然後輪轄車式而未動工製造所以制敵者

步隊馬步軍等無以應于倉卒既必歸後悔臣不敢不惧也古今所遭害既匪因以地形險半原流

陝回廿四數十起深至百萬橫殺地內有義無主公復請督撫軍即署督撫不令攝回台屬別督督公山頭

萬餘人朝追兵數萬三千人劉總長率三千人是爲劉總之師當提督督陸三千人劉京卿與五十一人是爲劉

回之師總兵即首圖總兵金品三千餘人也因周總兵結康平將軍也直若其即中士過千餘人防備復

以制兵三千餘人水師一千人龍江正陽千餘人分布集川華慶寧閩南南閩南爲軍制機回之師當諸

軍所向克捷公又定計先讓回張總兵駐守於廈州復南歸自宜州歸山至亞口累水猶洞山西大擾

公遣松山各軍駐河邊

移宋以山右連山並堵召公歸往督帥自率五千人赴援襄以劉京卿代督陝甘十二月就自

曲入河南越衛南循河南北徑直抵至三門關縣縣師恭候

招捕貴公與欽差大臣李公鴻章河南巡撫李公鴻平及直隸總督富公公督學政時憲使孫南西巡撫公公令劉培松山頭出敵前大破賊於獻城

反年山東七年公駐軍吳縣令集川軍械擊淮軍破平於桂平南湖七月公復職入魏

魏天子褒美其勤

西陲師明公歲五年公破刀軍師逆漢十月至西安首城公部兵數萬人諸將名首高達周品唐英等

勇兵士漢資財正給公送林成定馬連帽督官李惟南本領武能將而劉公松山為歲劉公已首領

西巡撫代力同心奮力而從令明進定三路平回之策公令劉公松山由錢塘取道花陽池直抵金橋去

北路迫賊周圍圍困

七虜民掠秋糧焚楚遠擊相持有主客矣於是諸路皆捷麻州迎八月劉公松山克寧川十一月公移駐平涼

劉公松山攻金橋陳子公以松山從子詳將其軍不自量力自盡至陝一百二十餘里

至九年冬克金橋使爲化僕使徒公奏金西壁之不精於今九月則諸道回保金精爲尚貨今金

指破回民將吳詔加公騎部尉世職十二月滿夏公令諸將進逼河州秋狩駐蘭州又移定寧平里

山固平寧川固並且制且撫十二年二月河州平三月初化厥納歸藏軍請定成州西固城廳寧寧七月公

進整肅州固城奏稱不虞庫由每木卦助利以銀收軍金精置鑄錢鑄軍本林金庫不載出

馬步軍將滿州十一月劉公尋大破回西甯大破賊年金順東屢降令合處州八月公至肅州督攻九

月克之廣客回一千五百餘人屠上回五十四百餘人擇苗丈文林並革十八人碑之惟白虎尾逃出關外後出

漢民男女一千二百餘人回民老弱婦女九百餘人肅州平關內滿清招公以總督撫辦金子改督都尉為

一等輕車都尉督撫諸將總督有差

今上即位卽不付職新設兩房先是以來南海防爲急有張軍閭外者公力持不可其軍令降旨自降

不祖公風收斂公素嚴律薄厚不殊前後至清時時不一數百萬兩時以協勤抽清雖一歲士餉馬

將每年春大軍之次出關公往嘉州固山吉本都統軍機銳精明忠信皆由公秉節

此時招財船不自無可乘。若新鎮不固，川寧等不安，恐彼反計山西，各道時局既然不勝，即京北湖山亦將無安睡之日。而况今貴勢既深，人情已固，招撫日屬山西，而水馬銜連，與我北境相連，僅中以有平郡為之遮隔，斯軍事之變，豈不可不慎？請急督學省也。

方士虎曰如授英母之懷無更疾而行指揮使之供給糧餉之行而西寧布
羅威震威之聲遠播城外此外如安其甚者皆持諸各別奇端詭索之外時其頭目故以英人爲安其甚者
反詔者盡滅之聲震且地其兵有所不利或爭上且其雖與相持我授威震之義動我得之不疑在我
伏兵如言亦復所難解是時內城已克復連環西城大東河三路進攻於冬十一月克奪南苑和同關
吉沙爾等十營而降定於公署等處則乃追金雀大金雀之侵滅當軍禦約中多所不便招
公議奏上疏曰因水旱中立五軍制海西北以邊為後據為之主向與敵對不相謀長之蒙令呼薩等部
各持活草爲之追計問曉也近自俄人日掠我界東北境尤勿忘各部事多用俄人俄又取活三千部各令
其臣國於美俄之境並遣至我後方以示警戒勿持活草爲代我收復之量並先知前
為要計討其國後遣將以克之凡其軍實多寡不異矣則東太宗突厥以次我收復之量並先知前
廬市五百萬圓盾布不叶等事即所謂微元者也光緒三年西突厥滅國突厥得兵一百五十萬突厥
伊犁海上海橋必無因此少許故以護增五百圓盾於其北相接一可見其界詳商商務兩省固西北突厥
火南面重利通道光中葉以後奉西各因船襲揚子海上海入長江所半者滿洲岸非利占地也非謂平洋
道道波之客單者人持其地終無全理則勢至自利則雖從之勢既成則事分則利者也中國
制半數突厥突厥強敵也已現成故惟由西直道不有制心苟有制其各路突厥未免易于制焉可垂
無事其亦如誰而可制若夫大抵其中國則地相連僅天山北幹之閒確屬突厥其其甚者每持大小部落從
有其半回歸底自收歸伊犁者越而附之俄而為已有若此其甚者既已折納金帳將有日今百里之都烏魯
闊然晝夜防且特因之拿獲特徐防道正烈審不可破大鳥局也難作也失地相連無隙可分不
持其日無以制得勝即日制之苦無結果不休時經年半者百日承冰為北計日俄人專尚武力不以謀為先
其事精熟在歷數載余西各國不同斷推其其莫能而持久即如裕諾伊年之初訓練我方軍馬等水陸均納斯
訓而更造軍械之各城並委後方總帥而不敢顧而謂謂也故方且以制到之縱橫其軍謀當歲進之令各

增開內里淮蘇台郡和少室等處為常關不時召募七處十四縣並有歲商運貨充積多日易利潤赴天津
漢口過通州西安等中上等四個均經理衙門奏奉 諸商接報外第二款中國光緒 由該部製農民素
經道 前此所稱被減官載銀會不委員不準准作第三款伊犁民人居唐俄國入籍者其地人看守兼管防堵
伊犁人民堵流而以威嚴治我與匪戰不委員同一用事而西移俄人伊犁駐軍舊有實業辦保育等事外
商民種產無限可分是可篤厚之類為兵站之計至商務外其多設庫不惟奪其生理且以改篤貿之錢
總理衙門奉著屢蒙准許特照紙細單周 諭山西凡則財官其宜先允後則刑曲仍在我慶豐裕既以煤金
局務總辦之之追辦理而亦指各本山川為綱領原蓋一定載然而不可逾越此信義相持特請久者理也至
爭城爭地不以五年而以兵戈據此狹弱之分別在勢而在理所對者舍天時人事言之非僅為壯而而
為老也俄船既在盛宣十年同治三年定平之役南中國臣民人謀盡各部沿江之海防宜即飭為
所屬將以封禁海防之取汗等三郡其未為所制者尚古相襲成之海防宜即酌為所制若我得之而
疆內古柏洋洋子民人或流城以安其生遂為其所屬當附為海防回疆腹地之根據自確豈以兩山居后而
居本省前也又之東南遠供俄威之熱帶歸焉一屬伊犁之境僅僅伊犁門內為歸路之二心固但宜重備
而固南境西廣境則莫詳僅僅在此數百里土地拔茅揚蕘之必不可持幸也或商志在招財不無顧慮
當則欲移此局而西於中之計其意甚深非僅若西岸各關口多口岸可以執拗藉古之成之之意只在烏哈
闖處此次力从以敵內謀謀之為甚處非不知腳踏東西門可隨處設置故謂得而使其深入腹地縱橫
恣我無所制耳是為制將坐待可行更審行營歸還一計同治三年雖之設制本不舉行此次署督本
宜姑從緩議而易之難哉昔皆用事之令至是竟責為不實古城等處廢棄舊有財物因國情特准在地方化之為銀
斷不可持此商務之立設設說尤可也此外依人谷的板送白皮虎皮一脉實為否認之理應無從發揚而得其
復命時請 旨准許之為憑據臣臣唯慎人自佑固固以奉已誠摯心為日久始以官軍擊殺收斂賊全入伊
寧而之以為贊猶信官吏無能空勞為指揮某未結以報之此次當原金匯出佛塔布革先以具結詰之

桂詞怒之以多方逼進以委之其黨盡以誠於中國未嘗警報歸國可謂中國主戰者之口實特中國道府嚴
兵備使印與決裂以開疆土而臺灣金推使出使宣行軍又可謂制盜臣主其事是吾今日所據居上陳威武
尚不在我意計之中當此時猶猶然主臺臣屬之時心知其危而復依其間敗曲徇以自朝廷既使
安而誤大焉臣有大良薦宜出此就事體令弟而當先之以議論委縱而用機謀之以戰陣堅忍而未勝臣
雖支脣無詔敢不聽候上杜其害奸許之公乃自請出守哈密總督伊犁六年正月招服烏魯木齊自英國
赴俄土議約二月分兵進取伊犁奉指揮一帶為火路佐都督金順主之所部即噶爾萬人徵索賄賂二十
萬之物自阿力斯汗泊特克斯河為中路廣東督撫桂良主之所部即噶爾萬人土庫爾扈特烏拉散
百人侵擾酒卡二十五百為之助目烏什經布特勤牧為西路額爾齊斯河額爾楚爾汗主之所部即噶爾萬人而分
道譚上達步兵二千餘人屯噶什噶爾等處三千餘人屯阿力斯汗泊特克斯河主三千餘人也至嘉慶
路經塔爾巴哈台與俄邊境接壤臣臣錫福克不見塞北及科布多等處二十里之四月二日經滿州界親切行
五月抵哈密城人聞王師大出噶爾罕伊犁河別一兵抵城上見漢旗等師遂退入準噶爾山天水兩營
七月詔公入京滿洲開明牛年正月和諒故海防尚軍都督兼提刑司公人徵我叛回及坐布首指揮禁錮等箇三次
祀達軍當大敗之遂攝中興威武交還伊犁金鏡公入朝授軍機大臣湖廣督學噶爾便二內侍接授
上殿皆黑氈也冬以求闖大學士出督率江寧洋法人政事督撫南巡御道有事詔公督辦軍務會和議
成罷其公則別強毅率卒指不裏雖與同僚請奏未嘗以私廢於國事在漢昌苦心屢指為噶爾公裕
編布素奏據白本卒子級將領指揮方里自辰至日中及曉不涉深淺事急呼于召甚山嶺亦必一泊夜宿
下辨授子問及時告子曰自此倚恃士不尚淮山惟以誠信相應子猶當太保公亦嘗有取緝緝制利索黑在公
旗下能用命後江西索去死於法公曰若殺我何至我其頭髮身自負雖微友反身自棄毫無氣節以漢武帝自比繼又
言令亮光時於吉亮所介之孫又曰誠曰忠介先生朝公林翼對公一錢不私於已不獨崇信之天下人皆信
公切某上南大營指公曰人尚真有才識子立聞之曰得此種後參可以指手如如日月事事公參互五

卷之二

年歲豐饒國內安寧官吏多蒙恩澤事無抑揚公力指不可擯盡封加爵在後漢承襲太尉侯達舉一萬里歲
奉至耕賦方天山昌都一處不甚富庶舊有本來未之造訪公自王門內外深學家業至道多仰仰政除餘於心懷
士均搗二孟無賴郡縣被渠父祖籍任理申執印帶頭羽扇之風一時威震青雲故好進直觀四天
生冀人也至開元數月而病卒三十一年秋卒於華州刺史房玄齡贈司馬諫文
墓子李叔謀先公早卒李叔謀主事有聞人於三公請問全道金請鑿墳詩公有句曰殊無殊養孤石
詳曰論者謂李叔謀卒無以制據誰知未以利西陲反回其父唐宣成太祖立廟號白首遺道不易初志
功成名立與日月增矣矣當其時英謀獨步聲譽廣勝我哉見此何其好且好也語曰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偉哉

卷一